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牡丹亭

(一)

湯顯祖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牡 丹 亭

(一)

湯顯祖著

國學基本叢書

亭 丹 牡

(二)

著 祖 顯 湯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亭 丹 牡

(三)

著 祖 顯 湯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亭 丹 牡

冊 三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再版

著 作 者

湯 顯 祖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 海 河 南 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河 南 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埠

冰絲館重刻還魂記叙

世有見玉茗堂還魂記而不歎其佳者乎。然欲真知其佳。且盡知其佳。亦不易言矣。風雲月露。天之才也。山川花柳。地之才也。詩詞雜文。人之才也。此三才者。亘古至今而不易。推遷變化而弗窮。還魂記。一傳奇耳。乃蒼天地之才爲一書。合古今之才爲一手。以爲禪。則禪宗之妙悟。靡不入也。以爲莊列。則莊列之詼誕。靡不臻也。以爲騷選。則騷選之幽渺。靡不探也。以爲史。則史家之筆削。靡不備也。以爲詩。則詩人之溫厚。靡不蘊也。以爲詞。則詞人之縵麗。靡不抒也。以爲曲。則度曲家之清濁高下。宮商節族。靡不極其微妙。中其款卻也。噫。觀止矣。予童子時。愛讀此記。讀之數十年。自恨

於其佳處尙有未能悉者。冰絲館居士與余同好。取清暉閣原本。編較重刊。務存玉茗舊觀。不敢增刪隻字。至於愜目賞心。莫能自割。輒於原評之外。略綴數言。另署冰絲館快雨堂之名以別之。冀與讀還魂記者少作周旋焉。顧還魂記博奧淵微。評跋豈能盡闡。仍待讀之者自爲領取而已。快雨堂叙。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敘

火可畫。風不可描。冰可鏤。空不可幹。蓋神君氣母。別有迥似之手。庸工不與耳。古今高才。莫高於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其次則五經。遞廣之。此外能言其所像人亦不多。左邱明。宋玉。蒙莊。司馬子長。陶淵明。老杜。大蘇。羅貫中。王實甫。我明王元美。徐文長。湯若士而已。若士時文既絕。古文詞詩歌尺牘。元貴浩鮮。妙處夥頤。然稟胎江右。開乳六朝。蘋糟粉肉。響屨板袍之意。時或有之。至其傳奇靈洞。散活尖酸。史因子用。元以古行。筆筆風來。層層空到。卽若士自謂一生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情深一敘。讀未三行。人已魂銷肌粟。而安頓齣字。亦自確妙不易。其款置數人。笑者眞笑。笑

卽有聲。嘒者眞嘒。嘒卽有淚。歎者眞歎。歎卽有氣。杜麗娘之妖也。柳夢梅之癡也。老夫人之輒也。杜安撫之古執也。陳最良之霧也。春香之賊牢也。無不從筋節竅髓以探其七情生動之微也。杜麗娘雋過言鳥。觸似羚羊。月可沈。天可瘦。泉臺可暝。獠牙判髮。可狎而處。而梅柳二字。一靈咬住。必不肯使劫灰燒失。柳生見鬼見神。痛叫頑紙。滿心滿意。只要插花。老夫人智是血描。腸鄰斷草。拾得珠還。蕉不陪壁。杜安撫搖頭山屹。強笑河清。一味做官。半言難入。陳教授滿口塾書。一身穢氣。小要便益。大經險怪。春香眨眼卽知。錐心必盡。亦文亦史。亦敗亦成。如此等人。皆若士元空中增減。朽塑。而以毫風吹氣生活之者也。然此猶若士之形似也。而其立言神指。邯鄲仙也。南柯佛也。紫釵俠也。牡丹亭情也。若士以爲情不可以論理。死

不足以盡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則情莫有深於阿麗者矣。況其感應相與。得易之咸。從一而終。得易之恆。則不第情之深。而又爲情之至正者。今有形一接而即殉夫以死。骨香名永。用表千秋。安在其無知之性不本於一時之情也。則杜麗娘之情。正所同也。而深所獨也。宜乎若士有取爾也。至其文治丹融。詞珠露合。古今雅俗。泚筆皆佳。沛公殆天授。非人力乎。若夫綽影布橋。食肉帶刺。冷哨打世。邊鼓搥人。不疼不癢處。皆文人空四海。墳五嶽。習氣所在。不足爲若士病也。往見吾鄉文長。批其卷首曰。此牛有萬夫之稟。雖爲妒語。大覺癩心。而若士曾語盧氏李恆嶠云。四聲猿乃詞場飛將。輒爲之唱演數通。安得生致文長。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予不知音律。第竊以文義測之。雖不能爲周公瑾。而猶不至如馬子侯。僭加評

校以復兩張新湯之請。便即交付一語。若士見改竄牡丹詞者。失笑一絕。醉漢瓊筵風味殊。通仙鐵鑊海雲孤。總饒割就時人景。卻愧王維舊雪圖。持此作偈。乞韋馱尊者永鎮此亭。天下之寶。當爲天下護之也。天啟癸亥陽生前六日。謔菴居士題於清暉閣中。

題詞

天下女子有情。甯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溟漠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爲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傳杜太

守事者。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予稍爲更而演之。
至於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漢睢陽王收考談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
所可盡。自非通人。恆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萬歷戊戌秋。清遠道人題。

重刻清暉閣批點牡丹亭凡例

一、牡丹亭傳奇以詩人忠厚之旨爲詞人麗則之言句必尖新義歸渾雅高東嘉爲曲聖湯玉茗爲曲仙洵樂府中醇乎醇者是編悉依原刻或有一二字句似乎失檢之處則謹遵乾隆四十六年進呈訂本此外不敢妄有增刪幸識者鑒之

一、是劇刻本極多其師心改竄自陷於庸妄如臧晉叔輩著壇已明斥之矣近世又有三婦評本識陋學庸妄自矜詡具眼者諒能別白但其中校訂字句紕繆處固多可采處亦或間有是編於可采處必加纂錄且爲標出簡端至乖謬特甚者亦予拈出瑕瑜不掩葑菲可收

意在發揮古人。不與評家較量長短也。

一、集唐詩注出作者姓名。三婦本頗爲有功。今采補之。

一、山陰之評。著語不多。幽微畢闡。俾臨川心匠躍然楮墨間。觀止矣。無以加矣。然細流土壤。或補高深。燭火桔槔。或資明潤。快雨冰絲。各有所見。不必與古強同也。弗揣固陋。附綴數言。然必注明某某加圈。某某加評。使古人廬山真面。與管蠡私臆。了了分明。庶閱者知所決擇。

一、山陰自謂不知音律。以文義測之。此實語。非謙詞也。然文各有體。旣已填詞。即當以曲律爲文律矣。是編參考曲律。不厭詳明。俾曲律彰而文律倍顯。非敢增益山陰。仍是發揮玉茗云爾。

一、玉茗博極羣言。微獨經史子集。奧衍閎深。卽至梵筴丹經。稗官小說。

無不貫穿洞徹。間有一二僻書難字。偶爲儉腹所知者。亦爲拈出。此外掛漏尙多。專望海內博物君子。惠我弗逮。

一、玉茗所署曲名。因填詞時得意疾書。不甚檢核宮譜。以故譌舛致多。然被之管弦。竟無一字不合。且無一音不妙。益服玉茗之神明於曲律也。近日吳中葉氏納書楹譜。考訂極精。爰另爲鈐板行世。是刻曲名。且仍舊貫。即宮調亦不復補注焉。

一、著壇不取繡像。然左圖右書。自古有之。今爲增補。

一、著壇校字。自謂功臣。然魯魚之誤。依然不少。甚矣校書之難也。是刻於文義灼有關係。或諸家互異。折衷一是者。特爲標出簡端。其間明係傳刻之譌。校對時偶然失檢者。但予改正。不復標明。厭繁瑣。且不

欲暴己長也。

又著壇原刻凡例七條。並列於後。

一、是刻悉遵玉茗堂原本。間有刪改。非音旁。則標額。雖屬山陰解牛。亦爲臨川存羊。凡時本或疏於校讎。如柳浪館。或謬爲增減。如臧吳興鬱藍生二種。皆臨川之仇也。

一、批不取多取要。點不取濫取當。世人耳熟口頌。不辨瑕瑜。輒稱佳妙。不知臨川亦有自露習氣處。如不攻其瑕。將併埋其瑜。卽字評字點。總屬缺陷。吾師精於點評。而復嚴於刪改。臨川有靈。當默饋心血數斗。

一、曲爭尙像。聊以寫場上之色笑。亦坊中射利巧術也。臨川傳奇。原字

字有像。不於曲摹像。而徒就像盡曲。人則誠愚。帥惟審曾云。此案頭之書。非場上之曲。本壇刻曲。不刻像。正不欲人作傳奇觀耳。

一、凡刻書。序跋俱寬行大草。令覽者目眩。縱饒名筆。亦非雅觀。故諸序悉照本內行格。

一、本壇原擬並行四夢。迺牡丹亭甫就本。而識者已口貴其紙。人人騰沸。因以此本先行海內。同調須善藏此本。俟三夢告竣。彙成一集。佳刻不再。珍重珍重。

一、校書如拂几塵。如埽落葉。是曲校過付鈔。鈔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時則經年。勞非一手。其間魯魚帝虎之類。蒐核殆盡。庶不負玉茗堂苦心。清暉閣慧眼。區區後學。亦不失爲兩先生功臣也。